

JACQUES DERRIDA

北京大学 宽恕：不可宽恕和不受时效约束

《读书》杂志社座谈记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座谈记录

南京大学座谈记录

复旦大学 Profession的未来或无条件大学

王元化谈与德里达的对话 哲学与思想之辨

上海社会科学院座谈记录

香港中文大学 关于死刑

采访录 他人是一个秘密，因为他是别样的

德里达 中国讲演录

杜小真 张 宁/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JACQUES DERRIDA

北京大学 宽恕：不可宽恕和不受时效约束

《读书》杂志社座谈记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座谈记录

南京大学座谈记录

复旦大学 Profession的未来或无条件大学

王元化谈与德里达的对话 哲学与思想之辨

上海社会科学院座谈记录

香港中文大学 关于死刑

采访录 他人是一个秘密，因为他是别样的

德里达 中国讲演录

杜小真 张 宁/主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里达中国讲演录/杜小真,张宁编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ISBN 7-80109-642-8

I. 德…

II. ①杜…②张…

III. 哲学—演讲—西方国家—现代

IV. B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693 号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本书由法国外交部资助出版

德里达中国讲演录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270 66521152 (编辑部) 66171396 (发行部)

E m a i l: edit@cctpbook.com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市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185 千字

印 张: 7.6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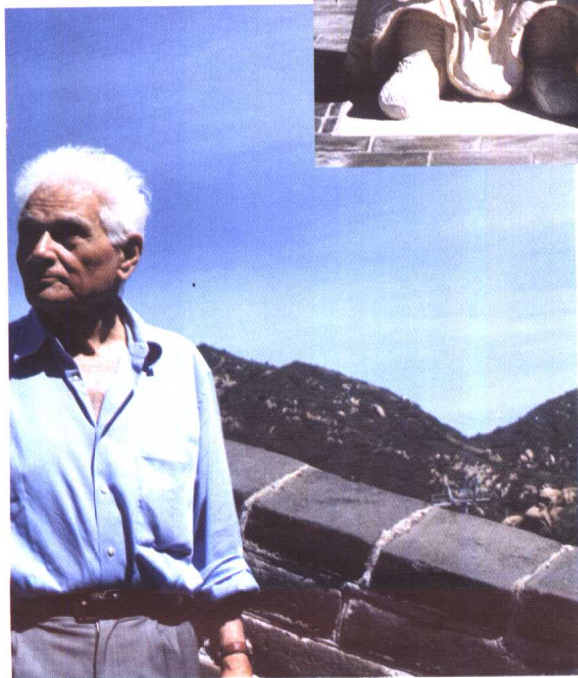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80 元



德里达 1990年

德里达在北京
十三陵神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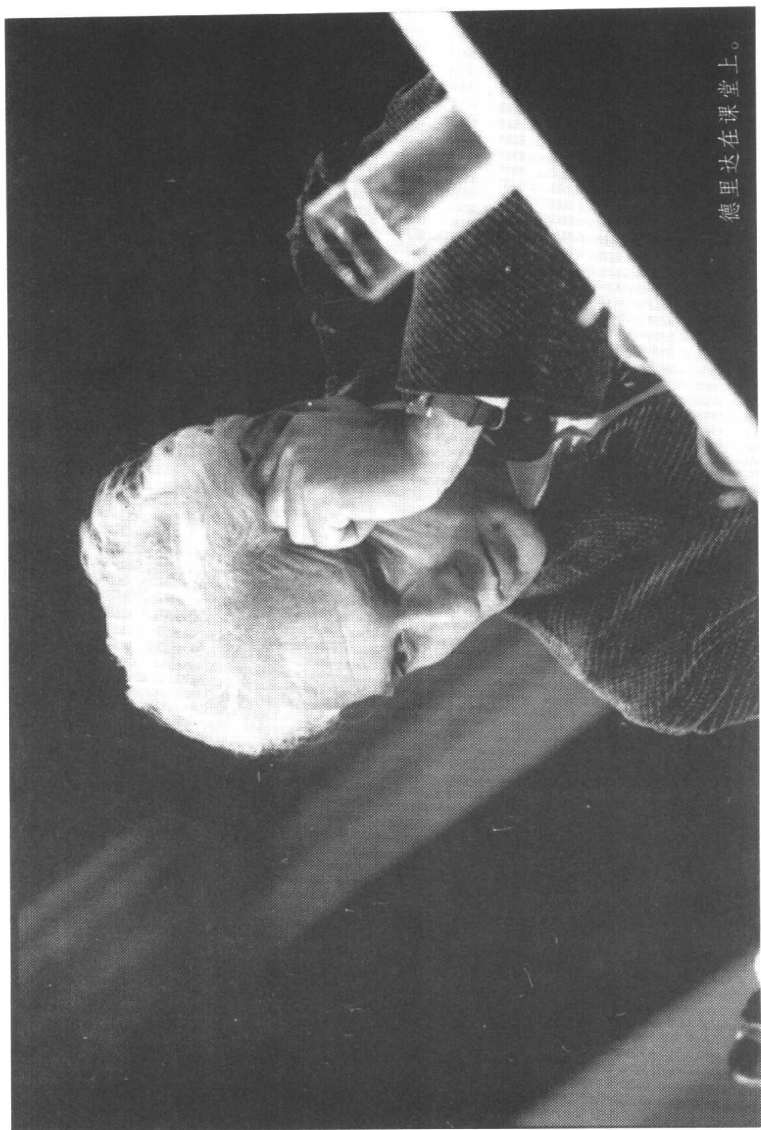
德里达在八达岭长城。



德里达在南京大学演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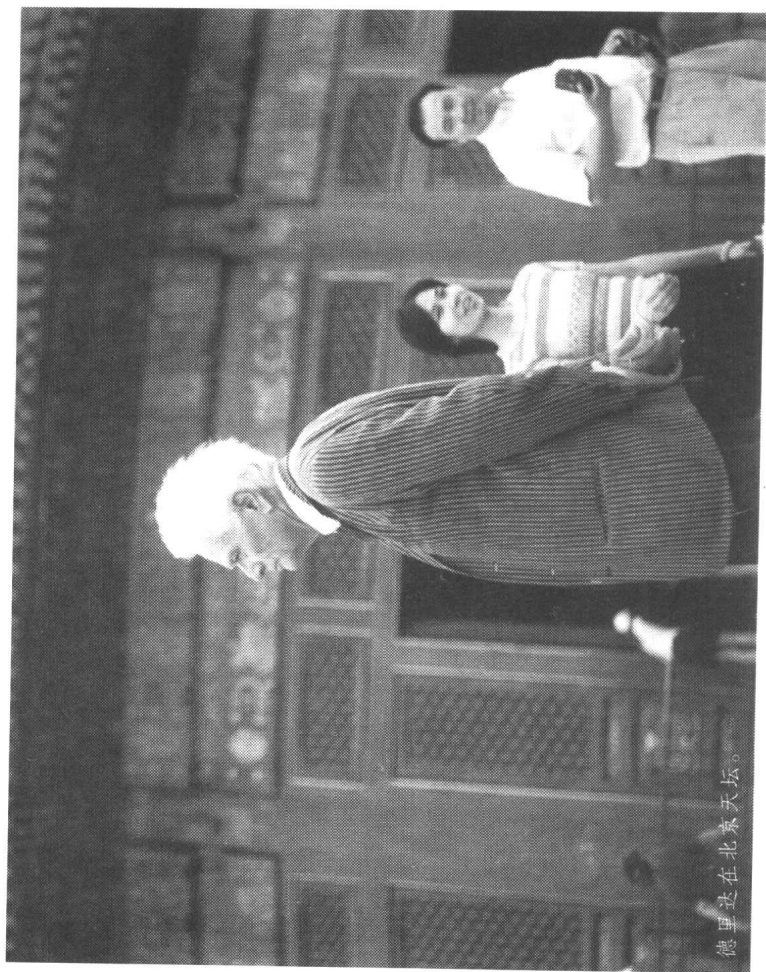
德里达在北京大学临湖轩接受北京大学副校长迟惠生授予的北京大学荣誉教授称号。左一为北大哲学系主任赵敦华，左二为哲学系副主任吴国盛。



德里达在課堂上。



德里达在拉康讨论班上。



德里遊在北京天坛。

目 录

前 言	1
北京大学	1
宽恕:不可宽恕和不受时效约束	3
德里达教授在北京大学荣誉教授授予仪式上的致辞	41
北京大学座谈记录	45
《读书》杂志社座谈记录	57
中国社会科学院座谈记录	73
南京大学	87
德里达教授在南京大学名誉教授授予仪式上的致辞	89
南京大学座谈记录	91
复旦大学	105
Profession 的未来或无条件大学	107
哲学与思想之辨——王元化谈与德里达的对话	136
复旦大学座谈记录	145

上海社会科学院座谈记录	153
香港中文大学	161
关于死刑	163
附录 1:	207
他人是一个秘密,因为他是别样的	209
附录 2:	227
致一位日本友人的信	229

北京大学

宽恕：不可宽恕和不受时效约束

德里达教授在北京大学荣誉教授授予仪式上的致辞

北京大学座谈记录



德里达在北京大学讲演。

宽恕：不可宽恕和不受时效约束

2001年9月4日上午北京大学理科117阶梯教室

Pardon oui, pardon.

我刚才用法语说出“Pardon”这个词。

现在你们无疑什么都不明白。

“Pardon”。

“Pardon”是个词，这是一个名词：人们会说“一次宽恕”，“宽恕”。这是一个法语名词。在其他语言，比如在英语中遇到几乎是在同样情况下、具有同样意义和用法、至少是类似的同形对应词（“Pardon”，在必要时我们要说明的某些语境中），尽管这个词，如果不能说是拉丁词，至少也应是拉丁文的曲折源变而成（西班牙语：perdon，葡萄牙语：perdao，意大利语：perdono）。从这个词的拉丁语来源来说，它太复杂了，以致我们今天不能正面涉及这个词，我们会找到对于“赠物”、“给予”的参照。我们还将不止一次地重新提到“赠与”的问题和疑难（这是我在《给出时间》一书中，特别是在书的最后一章“原谅和宽恕”中所要梳理和发挥的），并且，如果可以的话，我要把这些问题和疑难转向其他问题，即作为类似疑难又和宽恕紧密相关的那些非问题。但是不应该对“赠与”和“宽恕”之间的这些类似让步，当然，也不应该忽视这些类似的必要性。更应该试着把它们连接起来，试着理解它们，直至它们一下子变得不再合乎情理。在“赠与”和“宽恕”之间，至少存在这样一种相似

性或者联系：除了二者原则上的无规定性之外，这种相似性或联系要求的是：赠与和宽恕，即通过赠与的赠与，二者和时间、时间化的运动之间存在一种基本关系。再者，把宽恕和一个以某种方式不过去的过去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使宽恕变成一种不能还原为赠与的经验的经验，即不能还原为人们通常赋予现在、与现时化或现在的在场的赠与的经验。

我刚才说到宽恕或赠与的“经验”。但是，正是由于这些值得重视的难题的原因，在宽恕和赠与可能永远不向人们通常所谓的经验、所谓意识的或存在的呈现原原本本地表现出来的地方，“经验”这个词可能已经显得滥用或唐突。比如，我姑且只谈这个问题，这疑难使我不能足够地给予或足够好客（这与我前几年的讨论课的论题有关），不能足够地向我给出的现在和我提供的好客在场，因此，我认为，甚至肯定，我总应该使自己得到宽恕，为不给予、永远没有足够给予、没有足够奉献和足够好客请求宽恕。人永远是有罪的，所以总是在给予时让别人原谅自己。当人们意识到，如果因不给予、因从来没有足够地给予请求宽恕，那人们可能也会感到有罪，并且因此应该相反，请求对给予的宽恕，对人们给予的东西的宽恕，这种宽恕可能变成一种毒药，一种武器，一种对至高权力、甚至强力或请求得到承认的肯定，那么，难题会变得更加严重。人们总是在给予的同时进行索取，我以前已经详细地分析过这种给予—索取的逻辑。人们应该先验地为给予本身要求宽恕，应该让别人宽恕他的给予，宽恕给予的至高权力或对给予的至高权力的欲望。若把事情推到极致，人们甚至应该请求别人原谅自己的宽恕，这种宽恕本身可能包容一种对于至高权力、甚至控制的模糊不清而又不能约减的肯定。

这些正是我们下面要遇到的陷阱。我们总是对名为“给予”或“宽恕”的东西的无基础的基础——不是作为要避免的事故，而是作为基质本身——保持警惕。因此，不存在没有宽恕的给予，也不

存在没有给予的宽恕,但二者尤其不是同一样东西。给予和宽恕字面上的联系在拉丁语中很明显,而不是在希腊文中。比如,据我所知,(我们应该从古希腊文化的严格意义出发,对宽恕的在场或不在场提出问题,这是一个微妙和重要的问题),给予和宽恕在字面上的关联也在英语、德语中存在:英语:to forgive, forgiveness, asking for forgiveness, 而且,人们还会提出在 to forgive 和反面的 to forget 中的 to give 和 to get(讨论这个特殊的英语词,可能要花费几年的时间),宽恕不是忘记,这是另外一个大问题。在德语中,尽管 Verzeihen 更加常用—— Verzeihung jenen um Verzeihung bitten:向某人请求宽恕,这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用的词(我们下面还要谈到),尽管人们经常使用 Entschuldigung 这个词,更多地是在原谅的意义上,而 entschuldbar 这个词则是在可宽恕—可原谅的模糊意义上使用的,从字面上讲是免罪,减轻、免除欠下的债务。然而,在德语中还有一个词,一个词家族保留了给予和宽恕的这种关联。Vergeben 是说“宽恕”,ich bitte um Vergebung 则是说“我请求宽恕”,但它通常用于庄严的甚至用于精神的或宗教的处境,不像 Verzeihen 或 Entschuldigen 那么经常使用。这种“Pardon”各种用法之间的关联,即一方面所谓通常和日常的、轻微的用法——当我出电梯要走到某人前面说“对不起”时——和另一方面,严重、反思、紧张的法,这种在异常不同的各种处境中使用的所有类型,这种联系是我们讨论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是“宽恕”概念的语义学问题,同时也是语言活动或先—超语言行为的实践问题。Vergabung 毋宁说更经常地拥有这种经常性和这种或然性,这是一种实践的问题,恰恰是语境和社会活动的实践问题,更加有预见地说,就是免除原罪的宗教意义——这里指圣经—古兰经上的意义。再者,使用这个词家族(Vergeben, Vergabung, Vergabe),同时是灵活的也是反常的:Vergeben 的意思是错误,是给予的腐败,sich etwas vergeben:同谋,而 Ver-

gabe, 是拍卖, 是判给……

“Pardon”: “Pardon”, 这是一个词。有时人们能够在它前面放上一个定冠词或不定冠词“le pardon”, “un pardon”, 并且在一个仅仅描述事物状态的句子中把它当作为主语: 宽恕是这个, 是那个, 宽恕是被一个人或一个机构请求的, 宽恕被接受或被拒绝等等……主教团、警察局、医生要求的宽恕, 大学或梵蒂冈还没有请求的宽恕等等。这, 这是作为对仅描述事物状态的或理论性类型的参照的名词。我们可以用一个讨论会来讨论宽恕的问题, 这就是归根结底我们打算要做的事情(在这个范围内, 宽恕变成了一个要在认知领域内讨论的主题和理论问题的名词), 除非讨论者们在从理论上分析宽恕的过程中要求或同意宽恕。当我说“宽恕”而开始这个讨论时, 你们不知道, 你们还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还不知道我是否要求宽恕, 我是把宽恕这个名词提出来概括为讨论的题目, 而不是使用它。因为, 在单独的“宽恕”这个词中, 不管有没有感叹, 尽管没有任何限制, 倘若语境并不这样要求的话, 人们都能从中听到了一个不言明的句子, 一个行为句: Pardon! 我请求你宽恕, 我求您宽恕我, 我求你宽恕我, 宽恕我, 我求您, 宽恕我, 我求你。

我已经指出, 我刚刚连带地、以括弧内的离题话为开始已经指明“你”和“您”之间的区分, 为的是确定或告之一个将成为悬而未决的问题, 而由于这个问题, 一切无疑也会是悬而未决的。如果, “您”不是一个出于尊敬或有距离而称的“您”, 就像勒维纳斯所说的优先于布伯的“你”的“您”, 布伯的“你”意味着太多的接近和熟悉, 甚至融合, 有取消他人无限超越的危险, 如果因此, “我请求你们的宽恕”, “请你们宽恕我”中的“你们”是一个集体的和复数的“你们”, 那问题就变成为集体“宽恕”的问题——宽恕, 或者包括一个主体、他者、公民、个体的群体, 或者已经包括——这就还要更加复杂, 而且是宽恕核心中的复杂——恳求或时刻的多样性, 恳求或瞬间的多样性, 在“我”的内部的“我”的多样性。是谁宽恕或是谁